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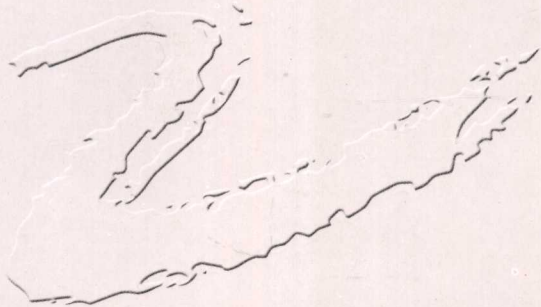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 牟宗三

MOU ZONGSAN

王兴国◎著

大家精要



NLIC 2970687901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 大家精要

## 牟宗三

王兴国◎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NLIC 29706879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牟宗三/王兴国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1.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4944-1

I. ①牟… II. ①王… III. ①牟宗三(1905~1995)  
—传记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2038 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旭 林庆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牟宗三**

MOU ZONGSAN

王兴国◎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网站: <http://www.yneph.com>

(650034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 000

ISBN 978-7-5415-4944-1

定价: 16.80 元

# 目 录

第1章 牟宗三与栖霞牟氏家族	001
一、栖霞牟氏家族	001
二、父亲	002
第2章 乡间的一个“野人”	006
一、“生命的核心”	007
二、生命的开放时节	009
三、春情与觉情	011
第3章 生命之思	013
一、《周易》和怀特海	013
二、与胡适分道扬镳	016
三、精神之父熊十力	018
四、师承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	020
第4章 艰难岁月中的人性人情和哲学奋斗	023
一、结缘《再生》杂志与主编《民国日报·哲学周刊》	023



001



002

二、与梁漱溟绝交及后事	025
三、患难之交张遵骝	027
四、与张君勱之间的恩怨	030
五、与唐君毅交光互映	034
六、风花雪月中的“感性追逐”	037
七、西南联大演讲康德哲学和小屋中的大书	039
八、与同仁的决裂和解	042
九、儒家第三期的使命	045

## 第5章 说法与判教 048

一、台湾师范学院的“怪杰”	048
二、人文讲习会	053
三、与殷海光的彻底断交	061
四、“新外王三书”与“五八宣言”	069
五、哲学史与哲学	075

## 第6章 道德的形上学概要 080

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建立	080
二、“道德的形上学”不是“道德底形上学”	082
三、“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	084
四、两层存有论与“一心开二门”	092
五、“圆教”与“圆善”	098
六、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	115
七、结语	125

第7章 牟宗三及其哲学贡献和影响 \_\_\_\_\_ 128

一、在讲学的鼎盛时期逝世 \_\_\_\_\_ 128

二、在哲学上的贡献和影响 \_\_\_\_\_ 130

附

年谱 \_\_\_\_\_ 146

主要著作 \_\_\_\_\_ 151

参考书目 \_\_\_\_\_ 152



# 第 1 章

## 牟宗三与栖霞牟氏家族

牟宗三，字离中，1909年（清宣统元年）夏历四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山东栖霞蛇窝泊之牟家疃牟家祖宅。

### 一、栖霞牟氏家族

栖霞，古称“邑乘”或“栖邑”，地小如弹丸。栖霞是秀甲一方的风水宝地，具有“蓬莱南境”的美誉。

栖霞的牟氏族姓有两支：一为铁口之牟氏，一为名宦之牟氏。古往今来，铁口牟氏多出武官将才，名宦牟氏则多出文官学问家。今天人们说起栖霞牟氏，常常指的是名宦之牟氏，甚至人们所知道的栖霞牟氏只是名宦之牟氏一族姓而已。牟宗三正为栖霞名宦之牟氏一系的后裔。

栖霞名宦之牟氏（以下简称“栖霞牟氏”）家族，自明洪武三年（1370），由其五世祖牟敬祖由湖北公安县沙岗堤迁入。

到了清代，新牟氏家族又出了一位名人牟恂，康熙时任江苏武进县知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和好官。牟恂生前写有《志梦有感》一文，一直在牟氏后裔中传诵。

新牟氏家族到牟宗三一代，已历十九世。到牟氏十七世牟宗三的祖父一代时，家境竟然一落千丈，直至十八世牟宗三的父亲当家后，牟家才有了新的起色。

## 二、父亲

牟宗三的父亲牟荫清，不仅致富有法，很快就使牟家走上了小康的道路，而且教子有方，培育出了牟宗三这位饮誉中外的思想巨人。对于栖霞牟氏来说，牟宗三的出现乃是牟氏十九世人前赴后继，不断奋斗的结果，特别是栖霞牟氏重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耕读相续，以学问传家的教育智慧所熏染与陶冶出来的结晶。父亲牟荫清对牟宗三的影响最直接、最巨大和最深远。牟荫清精明强干，身体好，自幼读书，受过一定的旧式教育，18岁辍学，开始应世谋生。作为庄稼汉，牟荫清是一个种地的能手，但他颇善于经商。他把从其父手里接过来的骡马店“天来栈”，经营得井井有条，甚为兴隆。以后，改骡马店为纡房（缫丝作坊），更名“元清宫”，经营缫丝业。赚钱之后，改为钱庄兼杂货铺，购置土地，最多时有粮田五六十亩，菜园六七亩。牟氏家道中兴，牟荫清因此而遐迩闻名。牟荫清居家时，常以读书明理作训诫，从来没有一句话谈到名利的事；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朗读唐宋人的文章和太史公的不朽名著《史记》，声音抑扬顿挫，韵节稳练从容。牟宗三自己坐在一旁静静地听，非常投入，幼稚而纯真的感情随着故事的起伏而跌宕，心中极为清净纯洁。牟荫清每次读到人能弘道的章节时，常常废书三叹：“无如命何！无如命何！无如命何！”此外，牟荫清还特别喜欢朗诵牟氏第十一世祖牟恂的《志梦有感》，并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听。牟宗三由此接触并终身



受到牟恂的《志梦有感》一文的影响。牟宗三对他的父亲牟荫清印象至深，铭记不忘，终身敬仰与感念。父亲逝世三周年之内，牟宗三连续写下了三篇哀思追念之作，并在后来的自传中对他父亲作了高度的评价。由此可以想见，牟荫清对他的儿子牟宗三的一生具有多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牟宗三受到父亲的影响深且多。他说，父亲把从经营骡马店中得到的经验用来开导他：“开始原也是糊涂的，后不久忽然眼睛亮了，事理也明白了。人总须亲身在承当艰苦中磨炼。”这话给他的印象非常深。牟宗三勇于自觉地担负起重建中国哲学的天职，一生多坎坷，历经艰险，在西南时常有绝粮之虞，而无改初衷。这与他从小秉承父教与艰苦的农活锻炼是不无关系的。牟宗三还说他父亲看人教子弟，“总说要扑下身弯下腰，手脚都要落实，不要轻飘飘，像个浪荡者。他最讨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牟宗三像他父亲一样，平生最憎恶的就是那些个浮华乖巧的舶来的时髦玩艺，而求有实感，这尤其表现在他对哲学中的虚无主义与时髦纤巧的西方哲学的抨击中。他强调生命的感通与真实，以抗击时代“无理，无体，无力”的学风。在他的眼里，父亲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陶养者与见证者。父亲常常教导孩子写字不要潦草，不要有荒笔败笔，而且墨一定要润泽，不能干黄。父亲相信字的好坏关系到一个人的福泽。牟荫清以身作则，写字整齐不苟，墨润而字秀，为牟宗三树立了一个榜样。牟宗三的确像他的父亲一样，写字一丝不苟，从不潦草。我们从牟宗三所留下的墨宝与手稿中，不难看出父教对他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在牟宗三的生命中，自小就积淀了厚实的中国文化的底蕴。

1927年，19岁的牟宗三从栖霞县立中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就读。这时，北伐战争胜利的消息的确像一阵风一样吹遍了全国各地，颇热闹了一阵子。来到京城不久的青年牟宗三由

气方刚，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一度成为革命党（国民党）的预备党员，颇为左倾积极了一阵子。那时候，党人宣传自己的党义，号召他们要极端，要激烈，要冲动，要仇恨，要冒险犯难，要向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和伟大正确光荣的革命理想献身……如此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人的混沌一团的生命里曾经有过和向往过的。它是那样的新鲜和刺激，令人激动和振奋。尽管有时也会有感觉不对味的地方，但却使人颇为赞叹。在不知不觉中，牟宗三的生命里忽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解放与向上的感觉：满眼是党的旗帜，满脑子是党的教义和革命的理想，一时之间，似乎革命的党人都做了“圣人”了，心中的振动、兴奋与内在的翻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愉悦挥之不去，久久难于自己。牟宗三说，那真是一个泛滥的大浪漫的时代。生活的唯物论促成了粗犷和放纵恣肆，一切矜持、面红、心跳、虚骄，无不作为小布尔乔亚的情调被粉碎或抛弃了。值此之际，即使维持着道德廉耻的东西也不得不被甩掉了。在这泛滥的浪漫氛围里，朝气蓬勃和泼辣劲十足的牟宗三自然要为他所献身的党义而工作了。牟宗三暑假回到乡里，组织农民协会，每天走上十几里路程，召集农民开讲习会，干劲十足地为农民开启民权意识的初阶。直至夜深人静，唯有星月相伴，身强力壮的他就随便找个地方睡一宿，第二天再接着干。牟宗三虽然是北大回乡的高材生，但是他朴实、平易、亲切、热忱，没有一点架子，又能吃苦，很容易地就与大家打成一片，而乡亲们对他也颇有好感，另眼相看。然而，牟宗三很快就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太过于政治化、太过于客观化和太过于形式化了。他怎么竟然在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们面前，板起面孔，口称“同志”，开会也是那么的严肃紧张，除了党义党性和革命的理想以外，一切人性人情似乎皆被革除而荡然无存。他感到，这太冷酷无情！也太

别扭和太难以忍受了！因为这一切委实与他所接受的家教、与他那特有的性情、与他那骨子里面的乡情太不和谐，甚至大相径庭，他做得越多，他的心情就越沉重，他的愧疚感就越强烈，他的自责就越苛刻，这在他内心激起的矛盾冲突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乎，牟宗三身上那像潮涨一般的混沌理想和热情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巅峰后，便像潮落一样迅速地消退了。虽然牟宗三已经是革命党的预备党员，但是他却“让那预备党员永远停在‘预备’中”。直至数十年后，牟宗三回忆起这段人生的“大浪漫”经历，仍然感觉到不禁的羞愧。不过，也许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牟宗三才能为国民党“批八字”。他说，国民党的八字驳杂，这个党的唯物论和阶级观点是羞羞答答和偷偷摸摸拈来的东西，总是贴不到自家身上去的，拈在手上又很烫，就不得不尽力地甩掉，可是，并没有一种新的健康的精神来指引，于是就虚脱了，终于只有腐败的唯物论。心灵上缺乏健康的信仰，理论上没有健康的哲学，所以国民党既不能真正地民主建国，更不可能为天下开太平了。牟宗三的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评论绝不是偶然得来的。1928年，胶东号称“革命军”的党人招惹了地方上的土匪，土匪侵扰地方乡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牟家因此遭了殃。牟宗三的叔父在一次保安队围剿这些土匪的战斗中，被乱闯民宅的保安队开枪打死了。尽管事后得到些抚恤，但是牟宗三由此生起了对党人无法挽回的厌恶，立志绝不去投他们的机，绝不藉他们来争什么，从不与他们敷衍，而且对于家里所受的一切荼毒全都忍受了，这些也是与他父亲的有力规劝直接分不开的。

在人类哲学史上，哲学家深受父亲、母亲或家教影响的不在少数，但是像牟宗三这样，父亲对他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文化精神之象征意义与媒介作用的，的确是算得上鲜见了。

## 第 2 章

### 乡间的一个“野人”



006

在一般的意义上，“野人”是相对于“文明人”或“文化人”来说的，意思是未经文明或文化驯化的尚处于原始自然状态中的人。在现代社会文明中，如果说谁是一个野人，似乎是一句骂人的话，那意思就是骂一个人没有文化或教养。但是，“野人”却是牟宗三喜爱和青睐的一个词。牟宗三在自传中以“原始人、自然人、野人的生命”来描述自己少时的生命形态，而他在纪念乃师熊十力先生百年诞辰的讲演中，也特别地以“野人气”来赞美熊先生的生命与智慧，并与所谓的“文明人”“文化人”，或“学人”“教授”相区别。牟宗三对我们说，不能把熊先生看做一个“文明人”或“文化人”。熊先生当然是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智慧非常之高，但是我们不能说熊先生是“文化人”或“文明人”。比照所谓的“文化人”或“文明人”说来，熊先生的生命带有一股“原始气”“野人气”。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拿一个普通的学者或教授标准来看熊先生。对牟宗三来说，“原始气”“野人气”是一种对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原始人格范型、生命才气与思想智慧的称表。牟宗三以“原始人、自然人、野人”自许，一如罗素以“人性的原始的蛮勇精神”或“人性的野蛮基质”自许，并

以之说明其哲学的力量与生气一样。中外哲学家身上的这种共性是饶有趣味的。

牟宗三的“原始气”、“野人气”在孩童时代尚藏于混沌企向的生命之中，但在本质上，却与他后来所表现的哲学智慧相契合。

## 一、“生命的核心”

牟宗三在其双亲的安排下，九岁入学，读的是私塾。他对于读书，并不见得是衷心的喜悦。在牟宗三的内心所亲切喜悦的是与土接近的农夫，与苍茫寥廓接近的赶马者。他对于穿长衫的秀才，对三家村的学究没有好感。他从儿时就感到他们有点别扭。上学后，牟宗三也总觉着他们异样，不自在、不自然。后来，牟宗三知道了那种异样是一种讨厌，他所讨厌的是先生们、秀才们那寒伧气、酸气。相反，在他看来，“农夫的短棉袄，扎腰带，倒比较朴实稳健。赶马者把衣服向右一抿，腰里扎上带子，也比较有气象。那浪荡者‘不衫不履，褐裘而来’，也更有风采”。牟宗三当时衷心喜欢这些情调，而这些情调也正是牟宗三那内在的“原始人、自然人、野人”的生命在发酵。

牟宗三的少年时代，总是有两种相反的音调充斥于他的生命中，它们“一面是清明的，圣洁的，安息恬静的，向往秩序的；一面是迷离的，荒漠的，懊恼不安的，企向于混沌的”。这极端相反的两面造成牟宗三生命中的矛盾。牟宗三认为，如果他顺着这些音调直接地自然地发展下去，那么他将是一个野人，或是一个诚朴的农夫，一个开店者，一个走江湖的赶马者，或成为一个浪荡子。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发展下去，而是“经过了一曲”。恰恰是经过这“一曲”，牟宗三的生命转了弯，

走向通往智慧的哲学大道上去了，也恰恰是经过了这“一曲”，牟宗三那离却了自己的生命发出智慧的光亮又返回了他的自身。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牟宗三生命中的这“一曲”，首先是由他的家庭所决定所造成的。按农村的传统惯例，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一家人的子女中总得有一个读书人。如果老大管家，老二经商，那么老三就去读书。牟宗三就是由他的父母决定了走进学堂的。从此，牟宗三不仅接受到学校的教育，同时也受到了家庭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炙。当然，牟宗三所受的家教主要得自于他的父教。

出生与生长在农村的牟宗三，所受乡村民间文化的影响是多种多样和多方面的。除了直接受到家教的重大影响外，牟氏家族的祖茔，农村的风俗文化，乡村气息，山水田野，果树梨花，等等，也对牟宗三生命的人格范型的形成与智慧的发育成长，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祖茔在中国人的“家”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栖霞牟氏家族的祖茔，对牟宗三一生的哲学活动都有重要的影响，是使牟宗三获得哲学创思的灵感的重要源泉之一。

牟氏家族作为栖霞的第一大望族，牟氏家族的祖茔自然也是有一定的规模的，其实它也是栖霞最大的一个祖茔，而且是一个有名的风景区，周围砌以砖墙，范围相当大，白杨萧萧，松柏常青，绿草如茵，苔痕点点，寒鸦长鸣。牟宗三儿时，每到清明总是很有兴趣地跟大人去牟氏祖茔扫墓。从那时起，牟氏祖茔便在他的心中刻下了终生的印记，那气氛深深地吸引与感染着他，使他常有神秘感，清爽舒适感，使他在那特有的“清凉寂静，幽深邃远”中体会到“另一种意味”，使他敞开生命，沐浴在那肃穆的春光，通着祖宗神明的春光，圣洁的春光之中。他感受着眼前的春光的愉悦——那是通着思古幽情的愉

悦，道古说今的愉悦，想着祖宗如何如何，他从中感受到别有一番休适恬静。他从那从集在坟墓上的黄的花，绿的枝条，化作蝴蝶的纸灰中，从那些前后有序地对坟中人的子孙们的膜拜中，感受了“那生命是不隔的，通着祖宗，通着神明，也通着天地”。总之，牟氏祖茔的气氛好像与牟宗三自己的生命有自然的契合，暗示着他生命中的指向，赋予他智慧的灵感。毫无疑问，祖茔在牟宗三的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牟宗三的影响十分深远。牟氏祖茔不仅凝聚着天地之灵气，而且饱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蕴，不只是带给牟宗三灵感，更重要的是暗示了他人生的航线。这条航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得到了开启。

历经数十年在爱智之路上的上下求索，牟宗三不仅自觉地把握住了自己生命的精神曲线，而且依据中国思想的智慧提出和论述了人的“生命核心”问题。对牟宗三来说，一个人的“生命核心”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灵光之源。一个人的“生命核心”一旦展开，就形成了他的生命的曲折发射的道道光。

当牟宗三直探他生命的核心的时候，雷电闪现，照亮了他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中隐而未显的人生之路。在中国文化中，每个人的祖茔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牟宗三心目中的祖茔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昭示了牟宗三生命中那个最核心而又最隐秘的神圣之处，并且牟宗三将要顺着他生命的精神曲线的运动一直通到人类哲学智慧的大本大源之中。

## 二、生命的开放时节

牟宗三从小就是“一个泼皮而又富强度直觉力的孩子”，他直接亲近大自然，把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融为一体，

喜欢在大自然这个“家”中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年幼的牟宗三在那混沌的自然与自然的风光中，呼吸天地之气，舒展混沌的生命。对牟宗三来说，“那是生命最畅量最开放的时节”，鸟之鸣，沙之软，桑之绿，水之流，花开叶茂，树木成荫，白云飘来飘去，这一切自然美景都成了催眠的天籁。牟宗三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复返于寂静的混沌。从此，养成了他最欣赏那“落寞而不落寞”的境况的情趣与格调。实际上，“落寞而不落寞”恰恰是牟宗三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牟宗三哲学的真实写照。

牟宗三在大自然的陶养中，吸收天地之灵气，舒展那原始浑朴的生命，滋养那极富强度的直觉力与想象力：人的身心原是平衡的，谐和的，完满的，健旺的，在大自然的造化中茁壮成长。

与城市相比，乡村的文化生活是贫乏单调的。但是，乡村的娱乐活动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与情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的程度上，恰恰是保留在民间文化尤其是乡村的民间文化之中，经由这些民间文化而活转于人心，历久不衰。逢年过节的庆典、祭祀、戏剧演出，或各种节目的表演自不必说，即使在农闲季节，也常有各种乡剧、杂耍的演出，而在平时的余暇，也会有小规模的形式不定的故事会。在牟宗三的记忆中，他家乡的野台子戏，马戏团的杂耍，夜晚长工讲的故事，等等，没有一样不是美好的，不是值得怀念的。牟宗三从中看到了“原始的人情”“永恒的人情”。

在栖霞的乡村，每年数九冬腊，正值农闲时节，常有戏目在那个叫做“野台子”的地方演出，以酬神自娱。虽然演技不高，粗俗不免，但有传统的风范，有体统，有行规，演出贴合人情人性，不失人伦教化之正，不离悲欢离合、忠孝节义之常，属于牟宗三喜欢的另一种江湖人物。每场戏在开始而正戏



未出场之前，总有一个角色出来“打前阵”，从前三皇到后五帝，只在背历史，虽然一般人都讨厌，但却引起了牟宗三的很大兴趣，他津津有味地听完，觉得“既庄亦谐，游戏三昧地道古说今，幽默极了”。牟宗三从这种“道古说今”中得到了初步的中国历史常识。在演出的戏目中，“三国”“水浒”给牟宗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牟宗三一生都对戏剧有兴趣，不仅爱看戏、听戏，甚至也爱唱戏。他这一爱好显然是从小在乡村的野台子戏中陶冶出来的。牟宗三对戏剧的持久的兴趣，更多地还来自于他对戏剧的内涵与特性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在他看来，乡村野台子戏中具有“原始的人情”，而这“原始的人情”也就是“永恒的人情”。“永恒的人情”也是哲学的永恒话题之一，自然会引起牟宗三的关注。

### 三、春情与觉情

在牟宗三的生长过程中，他的生命也经历了一种“混沌而迷离的昏沉之感”，他由此感受与领略了“春情”与“觉情”，解读了“春情”与“觉情”对于生命、对于人生的意义。在他看来，这完全是生命在自然之中，由自然之春所引发的。在牟宗三的村外，有一片梨树林。每到春天，花开叶茂，密不通风，只有阳光从枝叶微隙中照射进去。儿时的牟宗三常在梨树行列的蹊径中穿来穿去，信步游逛。梨树林大且密，看不透边际，见不到出口，叶之茂盛，花之洁白，蜂虫嗡嗡，彩蝶翩翩，令人欲醉，使他忘记了拘捕小鱼的喜悦，把小鱼跳动的景象也给迷糊了。正是在这片梨树林里，牟宗三体会到了他生命的昏沉迷离。他说：